雒閩源流錄

雒閩源流錄序

壬戌冬孟予始得登東林講堂瞻拜道南諸先賢神位若啓若翌如在如承徘徊不能去旣解維猶罣思

高望惝然其有失也不踰月秋紹張先生不我遐棄惠示以手纂雒閩源流錄反覆玩味至臘底始卒業充然有得不覺喟然歎與

曰嗟乎前代人物之盛萃於斯千古理學之傳辨於斯矣予弱冠卽喜觀雜聞諸書然未定所宗中更爲陸楊陳王諸說所淆亂故

歷壯強以至艾耆浸淫老
釋沉溺文詞與流俗人無
異近始迻我彝好專主葉
陽寔繇幸獲高子遺書沉
潛紬繹復綜考幾亭少墟

涇陽整菴諸先生辯論鑿
鑿然别黑白而定一尊因
縱觀近儒所輯或正閏[illegible]
收或眞僞相雜名爲表揚
理學而大義未明微言就

嘶惜也不如其已以故兀
兀窮年嘿無著述行與草
木同腐環顧門弟子大都
以舉業爲重尚未見有尋
原反本以先聖絶學析疑

問難推後大傳者此予所
以私憂也惟我秋紹先生
學有本原棱武東林久以
明道爲已任蒐輯雖詳而
必歸之一辨論甚簡而已

極其精論學以踐履爲驗
故名節政治與議論俱存
論人以篤實爲根故高曠
圓通與虛寂並黜誠可爲
先儒之集成後學之宗主

矣予尤羡其及門婺源黃
氏康論若思庭友庭直庭
獻諸兄弟親師論學尊聞
行知恐此書之流傳不廣
浸久失眞而亟爲梓行以

公諸當世且康謠嘗著省過箴庭友亦有立志説豈惟篤信師説抑將身體而力踐之此眞程朱門下之所敬而取也予故樂觀厥

成而爲之序以告世之從事著述與夫講爲師弟子者

時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冬杪

葑溪志矩老人彭瓏述

於信好齋

雒閩源流録序

孔子曰道之将行也與命也道之将廢也與命也若是乎道有行有廢惟聽乎天而已然儀封人謂天将以夫子為木鐸孟子叙道統以孔子繼尭舜湯文之

後不聞以有德無位為疑朱子集註附載伊川贊明道之詞亦不稍自嫌者何耶愚嘗思之孔孟之道不行於春秋於戰國而見尊於漢然後歷代因之程朱之道亦不用於汴宋於南宋及

理宗始一表章之至故明遂力崇之後之論治者謂西京臧經術東京尚節義縣孔孟可也謂勝國一代人材風俗之美縣程朱可也盖廢者道之暫命之變行者道之常命之正君子所以

屈一日而伸萬世也繇斯以言凡人君尊用聖賢之道用建治統其道協二帝三王之道其治成唐虞三代之治即當世臣民遵之者為正經背之者為邪曲固不待言而判矣故明之初朝

廷宗程朱以法孔孟馴致太平乃弘正以還疇人立幟異喙爭鳴日以掊程擊朱為事宇內一二正儒非不明距其失而貞不勝邪雖吾新安人士世守三夫子之書至是亦盡棄其學從風

而靡載在徃牒良可怪嘆既而
小徃大來東林起南關中起壮
異地同符而吾鄉少原余先生
曁登原汪先生出而應之遂與
顧端文高忠憲馮恭定諸先生
麗澤講習周旋朝野砥柱中流

凡所以破異端似是之非撤後學異同之蔽者務盡其心不遺餘力一時學者得受正學弗迷所往之數君子者實大有功焉顧數君子議論散見於語錄書問皆隨物造端所發明者及一

人一事而止未嘗彙類諸儒爲之折衷叙正故其論卒未有定自哲人日遠典籍散亡而諸好異趨新之徒久伏思發相與棄間抵隙陽合陰判以芽禍於其間閱今數十年邪說又作其更

改回護之術矯假牽合之詞且
弥工而彌熾也恭遇
聖朝大啟斯文闡明道揆申飭學
宮誦法朱註特録二程後人世
官翰林所以廣風厲寓匡直者
視舊加毖上令下從亦已風草

乃上之彝訓雖明在是而下之率由恐不盡然余友錫山張蕺川先生慭然憂之於是網羅一代研討十年著雒閩源流錄十七卷其書上稽洪建下訖啟禎别派分門不差毫髪將以扶王

道正人倫翼聖真解愚惑用意良至誠今日不可少之書也聲諧不斂嘗與於紫陽講會獲聆六邑名賢緒論沿閩溯雒略識原委惜汨没辭章未有所聞年來養病斗室輒檢先儒格言以

當良藥會兒曹寓京江從先生游受讀是錄承命寄余山中一展玩間舊疑頓豁中心躍如者久之竊念東林紫陽道義之交其來有自今先生繼起顧高任重道遠樹立卓然而吾儕雖庸

駑幸得師資遇鞭策而不克奮興於學非夫也可不勉乎且吾聞之雨未至礎先潤是録行即邪熄正著而孔孟程朱之道益大行世益大治天兆之矣書此以勵子姪併諗同志而正之旅

川先生
旨
康熙歲次壬戌七月既望婺江
後學餘庵黃聲諧謹序

雒閩源流錄自序

嗚呼世之儒者遑遑陽儒陰釋以進釋退儒始而薄程朱繼而畀孔孟繇是道術变雒世教日衰然則何以正之亦正之以儒而已孔孟其儒之始祖乎程朱其儒之大宗乎是故欲正之以孔孟不若即正之以程朱欲正之以程朱不若即正之以學程

朱之眞儒嘗取宋明儒派合參之宋人之爭衡程朱者前有王蘇後有張陸皆禪學也彼安石父子之篡祀由京卞借名競黨龜山出而一疏斥去公論昭然其蘇學亦祇行于北而程學盛行於南不以學禁稍沮朱子因之錄伊雒淵源固易辨也橫浦稱能正色立朝其得表章以史衛王報舊

知特請於上史敗而聲迹旋湮象山著荆門軍之政其徒尊之乞易名置祠尚援濂洛爲重要亦非溢數吾朱子雖嘗三黜乎歿未幾而賜謚文旋與周張二程並躋文廡所著諸書亦皆通行而後人爲錄考亭淵源在宋史旣成道學有傳之後又易辨也明儒之變派則異是當其初孝陵首正

道揆金華之傳未散紫陽之教增新故台海挺立大節澠池篤厲躬行河津標復性之宗泉南啟主一之鑰其揆一也自陳王倡異而其徒決裂太甚隱桩有述詖邪生心一時講壇徧地絃誦徹天問之則皆講新學伐程朱者名為道席之極盛實當道席之極亂時則有若餘干蘭谿虛齋二泉

諸先生皆以醇儒守先待後而泰和三辨王學高陵出甘泉之門不徇其說莊渠旣焚毁達摩遺跡又撥剔慈湖禍根三先生者尤持論鑿鑿大有匡維然至隆萬間屢議廡祀先薛繼陳繼王而胡僅得末祔覺如晉楚分歃蔡衛爭長非閏位之奪正乎旣而東林鼎建叔顧高兩夫子並作一提

性善以破無善一主格物以救空知辨析絲毫庶幾障川東流俾夜復旦乃爲謫籍孤臣未免聯席倉皇異同囘互尋罹璫禍身隕節完而恩卹之後復以牽連黨議未湔謗史極於南遷尚爲口實嗟乎生不逢崇政坐講之儀結垂拱延和三召之契沒未膺淳佑從祀之典亦不聞有靖康明詔

淳熙正議蠭華乎其間吾道窮矣大抵宋儒之道多阻抑於小人害尚淺故其名先晦後顯明儒之道先掩蝕於新學害尤深故其實雖存若亡學者居今日而尚論前人或聞其名未覩其實或習其言未考其行苟無記錄何以詳驗本末始終而知其爲足以砥衰還盛也乎況邪慝流殃譤吾

黨不早論定得無有紊亂先型以迷惑後生者乎此雜閩源流一錄夏之所以不得已而作也惟是禪學者流不難掃除六經其見吾錄必有掩耳閉目走匿不欲讀者否則有倡爲不必分辨之說以調停異徒者又其甚非病以方八郎詆爲偏黨欲箝吾口而掣吾筆將若之何雖然吾不敢以

此量天下士也斯錄也非吾之私言也一代眞儒學程朱以學孔孟者之公言也賢者起而或有取焉則於道術之歸一世教之復興未必無少助安敢逆料其無益而竟置之哉

旹

康熙壬戌仲春月吉錫山後學張夏書於

西津書舍

挍刻雒閩源流錄題後

雒閩源流錄者吾師菰川張夫子所錄故明諸儒學案也衢僻處山陬愚鈍失學自巳未歲幸摳衣門牆蒙指授經傳義理及爲學次序諄諄不倦從此惕然知警猶未得門而入也越三年而吾師出是錄令讀且命挍讐衢再拜受教既卒讀循環三復

撫卷歎曰是錄寔繼伊雒淵源而作吾師之心其卽朱子之心矣乎竊聞之孔孟之道至濂雒而復著而伊雒之學至南渡後而漸畸或拜其外或竄其中所謂海內學術之弊只有江西頓悟永康事功二端而中間掩覆推遷更有萬難徵詰者我朱子錄伊雒淵源以正之何其謹嚴也自此以

後黃蔡親承之眞魏續肩之迨由宋入元而王何金許遞衍之於是雒閩一燈顯於明初號爲統一迺曾未百載而異學繁興傪然欲丞祧宋儒而直禰孔子即曾孟亦若在所不屑旣而理窟辭遁則又岐程朱而二之曰朱失程意且岐二程而二之曰伊川戾於明道不及遠甚噫竟判閩於雒

而絕維閩于洙泗矣幸而天佑斯文正儒迭起相與大聲疾呼竭力匡救若洚水之横决賴有隄障不至陸沉顧僞風易滋新說久熾貞邪參互無所折衷加以俗情惑人調停失衡姑息養患沿至今日而聚訟者尚未有定也不有君子爲之疏清剔穢世之學者何由因朱以求程因程朱以上

求孔孟也哉今觀錄中以雒閩爲宗主而標儒宗以示準的次時代以鏡盛衰分支派以定正閏俾後學一覽廓然至于立言之際和而不同辨而有體非必朱子之必者不能爲而語其功宜亦有追配焉者矣蓋吾師隱居抱道嗣席東林得先正顧高諸君子之傳所以有此衢不斂竊謂是錄

關係道脉不可不公諸同志爰率諸弟捐
橐授之梓比告竣遂不揣卑庸僭題末簡
自識其心悅誠服之意若夫儒先闡奧與
吾師敘論大義微言闡揚曷罄有諸先生
之弁敘在小子何敢贅焉

昔

康熙壬戌季秋月朔婺源門人黃昌衢百

頓首書於京江光霽樓

凡例 二十二則

一朱子伊雒淵源錄爲程子作也謝方石氏伊雒淵源續錄爲朱子作也及立齋宋氏方山薛氏各著考亭淵源錄取名尤顯切具列考亭友徒而宋儒大備矣厥後少墟馮氏集元儒百人適更名元儒攷畧豈元人於雒源有不盡合者乎今夏僭不自量私纂故明一代諸儒學行梗概遡統程朱故題曰雒閩源流錄蓋爲程朱後人作也

一採集諸儒自洪武初年起至崇禎末年止間有

一二稍遲歲月而以志節終者於篇末特存之其後此賢哲自當別為記載不敢贅入錄中

一元儒考畧大書十八人細注八十二人名下標附字今稍變其法俱用大書惟分為三品最上為正宗傳中稱先生得十六人其次為羽翼稱字得四十七人皆頂格書之又其次為儒林亦稱字幾及三百人下一格書之偶有非正宗而關係師友淵源者亦稱先生在儒林既下二格在羽翼則於目錄下不標先生字以別之固無嫌於同辭也

一朱子原錄祇錄見成文字謝氏續錄亦採宋史道學儒林二傳及取行狀語錄合成之馮氏攷畧則每人立一小傳體裁異矣是錄雖皆原本舊文而當羣言淆亂之餘不得不稍施筆削用寓微意亦每人立傳而間附遺事剩語意在參二錄考畧之長愧未逮也

一錄前有總目表見大凡其每卷之首又各分載目錄以便簡閱

一傳首書姓名傳中或稱字號或稱先生以出自學者之筆不敢僭擬史法也

一書地書官悉沿舊名不叅　新制亦論世之法
當然耳
一先後依歷朝時序倂畧照科目年分或有以師
生授受連書之者不至年世懸絕惟陳王兩家
之學恐混列無辨另分江門一卷姚江三卷編
次於後
一偶有鄙見或綴于卷端或散見錄中聊抒一得
之愚徐俟百世之論安能與時賢聚訟耶極知
狂妄僭踰無所逃罪然亦有不得已於斯者矣
一驗學自當以躬行爲主顧各家子孫行狀與夫

山人游客乞米之傳諛墓之文所難輕宥今此總以出處去就死生義利人倫大節爲斷及詳考今昔宇內公評始入之

一建文末附靖難諸人嘉靖間附議禮諸人暨異時手握靑詞而托於寓諷意與不用道家語者皆盡失儒者本色故悉芟之

一聖賢正終曳杖易簀萬古爲法乃後儒臨歿有衍奇作怪類坐化飛昇之跡者非邪妄而何概傳中一字沾染必屏不錄

一正宗十六先生朝野久有公論擬進廡位所宜

詳慎訂正敬軒整菴兩先生㑹旣折衷高子遺書餘皆讀全集叅諸錄詮次爲編而正學月川敬齋涇野涇陽景逸六先生尤私心宗法易稿至數番始定雖淺薄不足測海窺天而傳中具有步驟曲折亦冀同志者之細讀有所證入也一傳文寧隱過無掩善如於許存仁不昔以象牙飾狀語於朱楓林不書不辨宮徵事爲賢者諱也如何粹夫面數永嘉十三衍愆鄭環浦與華亭力爭姚江從祀文獻錄皆不著仍撿志傳補之表其大也此類不能悉數觀者叅按他書自見

至若呂新吾之刻閨範本無邪心史玉池之救臺臣非爲中立惟書其寔以俟公論徜繩以前時門戶之說吾寧受過矣

一孔門文學子游子夏皆聞道者也故明文人若李何若七子則有文無學李崆峒旣貧濠累後見莊渠自悔不學年已老矣王鳳洲居喪執禮三年後始茹葷御室十年後始具衣冠與讌會居無姬侍家無優樂嘗請釐文廟配享緯有儒風而自言讀書萬卷未嘗從六經入以講學者爲可耻終未化緯蜀之見王守溪中年作明理

克巳三箴晚益純明著性氣辨上講學親政二篇而躬歷相位不能任道歸震川與聞莊渠之緒觀所爲浙東儒派策問未及討究眞源特文人之出色者耳他如郝京山定九經瞿慕川論中庸併撰述諸書二子皆儼名儒林然余聞京山自垣中謫令江陰頗失廉譽慕川又始終依托權門言有枝葉何足道乎下此艾東鄉立言正而有遺行張西銘著書博而落塵網去道逾遠是錄所採文學之儒前惟潛溪華川後惟西原后渠稚川五家而已

一從來人品自人品學術自學術如近世北直趙忠毅楚中楊忠烈吾鄉繆文貞李忠毅諸君子氣節甚高嘗往來東林而或邊幅不修或儒墨未辨列在忠臣傳自覺生色入之儒林中得無反見病乎不寧惟是武塘魏忠節親遊高子之門當赴逮時著有高橋別語猶闕而不書他可推矣雖然有品者未必皆有學而無品者其學必非真故愚爲是錄遇學醇品正與品正學偏者並錄之而微辨之遇言學可聽而人品有玷者竟削去不敢寬假爲之出脫其學品俱瑕者

又無論焉

一陳莊王湛品正學偏君子爲吾道辨之則是小人以私意毀之則非當時秉鈞軸而惡陳莊衆欲罪王文成者皆儼然自命爲大儒而忌賢害正不自知其墮入下流況平日出處卑汚議論詭僻躬負種種悖戾又可使薰蕕同器乎是錄雖力辨陳王而陳王在所必存雖節取正論而丘氏張桂槩不之錄此稟孔門家法非敢意爲進退也

一諸儒有合傳者有附傳者俱於目錄之下注明

姓氏或門人子弟一節附見者則畧而弗注

一陳學近正不妨寬收王學泛濫已極謹擇而書之尚嫌其合少離多從別論可也有能救正陳王不悖程朱者亦進諸羽翼之列僅得八人詳見卷中

一是錄始於壬子春成于辛酉冬初承同邑彙旃高先生出示所著三楚文獻錄得採十之一繼承休寧啟我汪先生寄示明儒通考目錄四卷得採十之二蒙益良多而亦不敢蹈勦襲雷同之弊非立異也為書體裁各有攸宜也

一朱子嘗為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贊及錄伊雒淵源獨遺涑水是嚴於辨學處然後來遞進六子於文廡竟以六贊為據矣至謝氏續錄後敘中惓惓於杜清獻車玉峰兩公而遺魏鶴山馮氏攷畧亦遺汪文烈潘陽節先正當有主見後生未敢遽議今以夏之寡陋掛漏宜多年來頗事捜輯固有向擯儒名及購讀本傳無關問學如某某者至如朱以功馮忠齋龔端恪劉文正諸先生曾窺語錄著述一斑知其所學合正而朱焉龔誌傳無考記文正事者多異辭亦遂闕

疑誠是錄之憾也況當老成半謝離索成袠中
間出入品第有未及商改者補遺訂誤窺以俟
當世大君子倘能早賜是正幸莫大焉
一傳末附載今昔名家評論以資發明或舉姓名
或稱字號或標書目皆隨筆屬詞有一人而前
後殊稱者初不以是寓軒輊觀者諒之
康熙壬戌孟陬十二日錫山後學張夏謹識於性
上之樹人堂

雒閩源流錄總目 正宗羽翼各注二字餘皆儒林不及詳注

卷之一

錢唐 羽翼　許存仁 羽翼　葉儀 何壽朋附　范祖幹 汪易[illegible]附

唐懷德　胡翰　陶安 羽翼　陳遇

朱升 子同附　汪克寬　趙汸 羽翼　汪仲魯

宋濂 羽翼　曾魯　孫大雅　王褘 羽翼 子紳附

卷之二

吳海 羽翼　劉宗道　余應　梁寅 羽翼

陳謨 羽翼　張九韶　張存　解開

何英　郭楨 羽翼　桂彥良 羽翼　范準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右一卷至十三卷正宗十六人羽翼三十九人儒林一百九十二人併合傳附傳共二百五十餘人

卷之十四 江門

陳獻章羽翼　莊　昶羽翼　賀　欽羽翼　陳茂烈羽翼

李承箕兄承芳合傳　陳　庸　張　詡　林　光

李孔修　謝　佑　何廷矩　湛若水

區　越　梁　儲　丁　積　朱伯驥

馮　裕　方重杰　何維栢　霍　任

唐伯元　劉秉鑑　洪　垣　方　瓘

謝　顯　潘子嘉　汪尚寧　鄭　燭

卷之十五　姚江一

劉元卿　李天植　鄒元標　方大鎮

孫愼行　施弘猷　蕭自麓陸粹明附　笪繼良

呂維祺　蔡懋德　劉宗周　黃道周

右十四卷至十七卷正宗缺羽翼八人儒林九十五人併合傳附傳共一百一十餘人通前總計正宗十六人羽翼四十七人儒林二百八十七人共三百五十二傳三百六十餘人

卷之十八 補編一

卷之十九 補編二

楊道會　許象先　王獻蓋　鄭孝道

沈亨　倪復　張淇　吳中立

方學漸　鄒觀光　蘇濬　吳瑞登

陳朝棟　劉覲文　洪猷　王任重

薛敷政　王永圖　余玉節　卓檮

汪康謠子鼎和附　熊祚延　劉理順　李邦華

郭正中　戴思孝　儲澂

右補編儒林二卷共計五十八人通前共計十九

卷四百十餘傳四百二十餘人

雒閩源流錄卷一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婁源黃昌衢校

自孔子而上道統在上若舜皋賡歌湯尹一德文有望散武有旦奭君若臣任之而其下不與焉自孔子而下道統在下若思孟迭傳以訖濂雒關閩師若弟任之而其上不與焉彼漢唐宋元諸君大率以詐力取天下以法術守之其所學不出黃老申韓及文章技藝之末而已惟故明太祖之興也天縱聖神重闢區夏方舉兵擾攘中卽孜孜訪求眞儒延見請益每有宣諭必賭合詩書廻出腐生

章句之表既登大寶詔天下有能傳朱學者所在有司以聞於是立國則以仁義為本治世則以教化為先凡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莫不本身徵民準今酌古與諸儒從容面議詳求至善既定而後斷之孰謂堯舜禹湯文武之統逾越二三千年不復見於上乎此誠帝而儒者第帝紀列傳不同裁茲錄不敢遽述學者別考之前史本紀可矣嗟乎人所疑於高廟者謂其剛明有餘喜怒不測晚年偏任名法殺戮過多似亦未免襍霸耳以管見竊言之如得許存仁而歎相見何晚夢卜之遺風也聘

陳邁而稱中行先生莘渭之盛舉也聽陶安李習而定鼎金陵夏后之鼓鐘磬鐸也引宋濂王禕輩問對殿廷虞廷之都俞吁咈也定取士制而主四書五經尼山之贊修刪定而即周禮之三物賓興也設教民榜而申大誥六言放勳之勞來匡直而亦木鐸之誨人不倦也諸如尊崇孔廟頒行朱註感錢唐諫而仍祀孟子從楊砥請而罷祀楊雄者純乎其爲王道以用人則惟巳以改過則不吝所以當其時大正學術蔚起儒風晩識方正學於少壯更拔諸四伍中許爲莊士俾輔後人卒捐十族

峻士君子義利之防培三百年綱常之氣後來北狩南巡議大禮諍國本遇一事變必有死臣爲國生色皆方先生導之也而孰非太祖之所貽也哉當天啓時關中馮從吾氏嘗疏稱本朝以理學開國艮爲確論夏草野書生固不辨菽麥輒敢表而揭之以附於飲水思源之義今錄洪武建文兩朝儒者得四十餘人分爲二卷雖隱見不同大抵生本元餘遠績宋派爲明祖作養而出者也其承傳脉絡自具各傳中觀者詳焉

錢唐　許存仁　葉儀何壽朋附　范祖幹汪與立附

唐懷德　胡翰　陶安　陳遇

朱升子同附　汪克寬　趙汸　汪仲魯

宋濂　曾魯　孫大雅　王褘子紳孫附

錢唐字惟明浙江象山人博學敦行才氣尤高元末隱山谷明太祖登極惟明年將六十應詔赴京敷陳王道裁正禮樂超拜刑部尚書召講書經二典三謨陛立而對有糾其草野不知君臣禮者惟明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倨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至日昃上悟命賜飯立撤其圖上嘗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京師天下不必通祀惟明

上疏諫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王故
天下祀孔子如祝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令遂並洪
武三年上讀孟子至土芥寇讐之說大不然之議欲去
其配享詔敢諫者罪以不敬且命金吾射之廷臣莫能
發一言惟明獨抗疏入諫輿襯自隨袒胸當箭曰臣得
爲孟軻死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立命太醫院療其箭
瘡越明年上下詔曰我聽得孟子辯異端闢邪說發明
先聖之道今後依還祭祀於是孟子配享得不廢由惟
明死諫之力也厥後上更命儒臣修孟子節文惟明以
耳瞶乞歸尋謫壽州卒惟明爲人秉心如丹故諫諍用

矣石不懼閑衛吾道功存孔孟蓋千年來一人而已愚按

漢之儒稱首請封孔子之後而成帝從之歷代因之說者尚推其功以爲當侑享文廟今觀惟明先生于雷霆觸金矢以死諫全孟祀無論明廷當日未見其儔自漢宋以來諸儒尊師衛道多不恤禍患未有以身殉之若是勇且誠者也蓋其尊孟子即所以尊孔子况嘗上疏請天下通祀先聖及立講二典三讓正大之識高明之氣事事不可及耶此固孟門之季路而昌黎之同心也論明儒從祀者必當首列之矣

許存仁名元以字行浙江金華人大父謙學於仁山金氏得朱子之傳世所稱白雲先生者也元末明祖初起幸金華訪求其後名存仁未至而乘輿已還乃驛赴金陵一見與語大悅曰何相見之晚也拜京學教授仍命入傳皇太子及諸王歲乙巳九月始置國子學命爲博

士丙午五月上上發濠梁省陵墓命從行八月奉命進講經史極陳洪範休徵咎徵之應上悅吳元年四月上至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者問曰孟子何言爲要對曰勸國君以行王道施仁政省刑罰薄稅斂乃其要也冬十月定國子學官制即擢爲祭酒最見禮遇出入兩宮凡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之事至於人才進退時政張弛無不預議及設立教國子條例數十事皆見施行會存仁嘗以學宮什器用諸私室言官以移用官物坐之章入上覽之笑而已旣而浙江僉事程孔昭誣劾其過失乃詔勿治安置韶州後遇赦還尋卒其在韶即張文獻

公祠以居好事者繪爲南華謫居圖傳玩之存仁恪守家敎一宗朱氏非五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遭遇高廟特簡爲一朝國子祭酒稱首天下士翕然向風說者謂明初學脈之正實原於此

葉儀字景翰浙江金華人元末受學於許白雲先生先生語以學者必以五經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景翰朝夕惕勵研究奧旨久之授徒講學垂爭趨焉其語學者曰聖賢言行盡於六經四書其微詞奧義則近世先儒之說備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已意而妄有是非也王

師下金華名爲五經師辭疾不就隱居養親以終其身邑人吳沉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樂道死而不變所著書曰南陽襍稿門人何壽朋字德齡蘭谿人洪武初舉孝廉以二親俱老辭父沒舍所居宅易地以葺居恒窮理守道不妄干人晚自號歸全學者稱歸全先生

范祖幹字景先浙江金華人元末受業白雲先生之門悉得其旨趣其學以誠意爲主而嚴之以愼獨篤之以固執引誘學者惓惓眞切惟恐其不入於善四方士大夫嘗問安否以卜斯文興喪戊戌太　祖親帥

師下發景先與葉儀同以大學進尋辟爲諮議以親老辭時李文忠鎮嚴郡特加敬禮恒稱師而不字郡守王宗顯廉其孝行立純孝坊以表之學者因稱爲純孝先生所著有羣經指要讀書記大學中庸發微栢軒集藏于家門人汪與立字師道蘭谿人修德立行與同邑何壽朋齊名而文學過之嘗謂學者當視古人爲不足毋視今人爲有餘人以爲名言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優游林泉以壽終

唐懷德字思誠浙江金華人性敏好學於六經百家之言無不研究受業於許文懿公而以濂洛爲宗粹

然一出於正元廉訪副使暢篤聘講淮陰聞者傾服武威余闕持節海右特禮下之或請闕書楊雄九州箴未知所出思誠卽援筆寫之不遺一字嘗與宋濂宿錢塘辯諸子是非凡九十餘種歷誦其文以對濂卬立應濂推其博思誠曰徒博陸澄之書厨耳吾則藉之以窮理而施諸事也明興用部使者薦除金華縣教諭轉衢州學錄卒所著有破萬總錄六經問答鈎玄集書學指南存齋稿共百餘卷行於世

胡翰字仲申浙江金華人自幼聰睿嘗道拾遺鏹坐候其人還之父奇之爲督以學因登許文懿公之門

以所著文質諸黃溍柳貫二公皆稱許不容口或勸之仕輒辭過廣川弔董生謁曲阜拜孔子墓而歸嘗世名公多所交接若武威余闕宣城貢師泰尤稱知已元季兵起避地南華山中著書自樂明初應聘至金陵即為鄉里奏罷籍田出兵之令全救甚多除衢州教授洪武乙酉奉詔纂修元史賜金幣以歸所著有春秋集義胡仲子集長山先生集行於世

陶安字主敬南直當塗人幼穎敏有大志通判馬昂夫令賦喜雨詩立就奇之肆力問學博極羣書得程氏讀書日程及呂舍人學規益究心濂洛沉潛道藝元至正

甲申舉江浙鄉薦爲明道書院山長再調高節書院講
明朱陞異同已而避亂家居乙未太祖統兵渡江至太
平府主敬從其師李習率父老出城迎謁見上狀貌驚
謂習等曰主上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因
說上曰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悉多攻城屠邑志在子
女玉帛爾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
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伐天下不足平
也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古帝王都龍蟠
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勢出臨四方何向不克上大悅
留參幕府未幾命爲都事丙申從克金陵遷左司郎中

贊機務已亥上得劉宋章葉四臣因問四臣者何如對曰臣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上多其善讓辛丑知黃州寬賦省徭招來流亡民庶悅服改桐城令甲辰移知饒州賜詩以行時征伐用急獨善諭民樂輸軍興不乏乙巳信州賊來攻城主敬與千戶宋炳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卒為遊兵晝夜巡捍身登城諭賊欲因以招撫之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怒請盡屠從賊者主敬曰民為賊脅奈何殺之繇是民皆得全及去饒饒人思德建生祠尸祝之吳元年初置翰林院名為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尋定律令命為議律官

洪武元年上御東閣與侍臣論前代興亡事主敬進曰喪亂之原繇於驕佚上深納之嘗賜門帖云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時名四方宿儒集議禮制屬爲總裁大祀禮崇用其議祫禘禮定於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魏觀軍禮陶凱而主敬皆參決焉又奏社壇創屋非宜若祭而遇雨當於齋宮望祭又言古者天子五冕用各不同上是之御史有言其隱過者上以爲誣立黜御史是年出爲江西行省參政上諭之曰江西上游都會擇卿撫治比涖任寬仁達吏事政績彌著四年卒年五十七疾劇猶草上時

務十二事上憫其忠遣使祭於其家贈姑孰郡公上嘗與儒臣論學術主敬進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鮮不爲所惑自非大豪傑之士不能决去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對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矣主敬之學尤精于易筮驗如神所著有文集行於世崇禎末追謚文獻

陳遇字中行南直上元人資稟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邃先天之學元末爲江東明道書院山長轉温州路教授子弟多從之游及中原亂棄官歸扁所居室曰靜誠每日焚香拜天願早生神聖救此殘創

丙申太祖渡江御史秦元之薦其學行才識上因以書聘之書稱中行先生期以伊呂孔明濟世安民之事旣見與語大悅運籌帷中日見親信幸其第者三諸計畫多秘不傳甲辰上卽吳王位命以官不受戊申上卽帝位中行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爲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一衞士十人護其出入洪武庚戌春嘗奉命偕中官趙信往浙江廉察民隱還朝密有所陳賜白金彩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名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賞賚有加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馬甚奇

名入看遂引漢故事爲諫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會疾醫藥頻至疾愈入謝上望見連呼君子君子戊午復除禮部尚書又固辭上曰士有志節者不以功名關懷朕不強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名問古今得失保國安民大計中行每進言必根諸仁義會功臣蒙譴者多皆力爲救解多所全宥上嘗諭曰先生有子令帶刀侍朕朕當重用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成立圖補報上悅賜兼金對衣當是時寵遇之隆雖公侯大臣無與埒者甲子秋病卒年七十二上震悼不已遣官賻祭加東園秘器賜

葬鍾山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併生平著述嘗燬于火今略見世德錄中子恭縣鄉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其家愚按靜誠先生在元季固兩爲儒官至遭際明祖初就徵召卽運策帷中又嘗奉命入浙廉察民隱還朝密有所陳而其語皆不傳疑是智謀之士然觀其首請復先王禮教繼進言必根諸仁義純合孔孟家法且屢辭大位併不願官其子超然於富貴功名之外非有實得於己者能強爲之乎古聖帝明王必有賓師之臣先生是已

朱升字允升南直休寧人幼師陳定宇櫟聞九江黃楚望澤講道湓浦偕趙汸徃從學焉既有得乃歸讀書郡城紫陽祠是秋登鄉貢進士戊子授池州路學正以身示法江南北學者雲集己丑淮甸兵起壬辰

蘄黃兵至徽允升所居窮僻雖避兵逋竄而時時著述不輟其學以列聖傳心爲主踐履致用爲功上窮道體幽探化原務究極天人之蘊合理數而一之謂濂洛既與考亭繼作而道學大明於世然先儒傳注之意所以求經之明也而近世科舉業往往混誦經註既不能體味乎傳註而反斷裂其經文使之血脈不通首尾不應知味樂學何所自乎於是取易詩書周官儀禮禮記四書孝經小學各爲旁注及書傳補正輯注刻行之尋隱居歙之石門山講學不倦丁酉太祖兵下徽州以鄧愈言其賢降駕親訪之對曰高

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上大悅命預帷幄密議尋辭歸明年梅花初月樓成上灑宸翰四字賜之嗣是連歲被徵參掌手勅別有訪問大抵禮樂征伐之事密贊居多平生處己以儉待物以仁恩以處鄉隣吳以處患難犯而不較寬而有制是以遐邇宗師小大悅服自幼學至于捐館六十年間雖出處不常未嘗一日釋卷編錄考索日益月加動成卷帙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戊申上登極沛恩親製誥詞錫之有曰眷我同宗之老實為耆哲之英亾何晉本院學士特免朝謁以示優禮畢

駕幸汴得告歸省墳墓嘗受命偕諸儒臣修女誡及誤齋戒文已酉三月請老歸石門庚戌冬卒年七十二學者稱楓林先生子同字大同少從父受周官儀禮遂優於典制洪武初連舉孝廉茂才擢天官晉禮部侍郎大被寵遇凡太常典禮多其制作與潛溪宋公典試南宮所拔多名士後遭誣卒于官嘗從楓林公於紫陽祠及石門因自號紫陽山樵以寓景仰朱子之意

汪克寬字仲裕一字德輔南直祁門人少穎慧十歲父取東山問學于饒先生講授之書及當時問答之

言俾習之遂於理學有悟乃取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習不輟且徧讀六經諸史延佑丁巳年十四得江浙秋試三場題目揮筆成篇鄉老驚異曰此天才也明年郡守延雲峰胡先生于郡庠開堂試以激厲後進仲裕與焉既謁吳仲延先生而歸扁其齋曰思復銘丁壁以自勵泰定丙寅中江浙鄉試前列明春至京會試論春秋與主司不合兼對策過直下第歸慨然曰道不行於時矣益刻厲為學痛自修飭斥去舉業覃精經學教授宣歙間其教學者誘掖奬勸無不成材數與師山鄭公講理論學意氣相得鰲峰王署

諸老欲以文章舉薦皆力辭嘗偕弟時中讀書城南扁曰中山書堂學者以其四山環繞名曰環谷因稱爲環谷先生至正壬辰鄆黃兵至家被焚掠貧不改樂明興洪武庚戌朝廷命行人賫幣禮聘至京同宋濂王禕等刪修元史時徵天下逸士纂修得十六人以仲裕爲首是年九月書成特旨一班俱留祿仕仲裕以老疾力辭不受遂宴于禮部受金幣馳驛而還居三年卒于家年六十九所著有春秋胡傳附錄纂疏易傳音義考詩傳音義會通禮經補逸綱目凡例考異等書行於世恩按環谷先生卒在洪武五年且嘗應聘修史故程篁墩贊其像曰

此考亭世適門生第四人也此龍興史局第一人也是固明儒矣關中馮少墟氏雖已編入元儒攷略末卷其文頗略不足備尚論竊謂不妨互存因爲訂錄如右

趙汸字子常南直休寧人母夢飛鳥自齊雲巖來集于懷覺有娠孩抱聞讀書輒能成誦及長勵志求道不事舉子業徧詣郡邑師儒旣而負笈四方恒鬻產以爲畧糧訛贄具或非之弗顧聞九江黃楚望杜門著述往拜之楚望窮經以積思自悟爲主故教人引而不發使其自思一再登門乃得授六經疑義千餘條復往得口授六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過嚴請益於夏先生大之夏示以家傳先天易書如杭謁黃文獻公於官署黃公

誦所進書大異之待以殊禮謁翰林虞公于臨川遂授館於其家相與求草廬吳氏之傳值江西憲試請題虞公擬策問江右六君子徐孺子陶淵明歐陽永叔曾子固劉原父陸子靜末舉朱陸二氏立教不同子常具對朱陸二子入德之門尤為詳備末乃舉朱子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而某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于一偏也又舉陸子追維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議觀二先生之說豈鵞湖之論至是而有合耶使其合併於暮歲微言精義必有契焉子靜則已往矣抑不知子朱子後來德盛

仁熟所謂去短集長者使予靜見之又當以爲何如也虞公大爲贊歎趙郡蘇伯修與予常友善比入守邦畿要同往以母老辭歸名其室曰東山精舍自是雞鳴則起盥心默坐涵養本原以爲致思之地而後凡所得於師指及文字奧義必用向上工夫以求之其爲學大約在求放心以精思爲本領以自悟爲歸宿得楚望氏宗傳雖志不苟仕而內蘊經濟頗長壬辰兵起奉母避地方塘己亥結茅于星溪之古閬山山深閴寥人事幾絕潛心著書壬寅春始歸東山太祖初起嘗統兵過其家物色之屢被徵辟皆以疾辭洪武二年再召修元史乃

如京師事竣不願仕請還上允之未幾疾作卒于家年五十二學者稱東山先生有東山集嘗言周易春秋二經皆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不傳之妙然後孔孟之教大備其於春秋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以爲左杜主史釋經而不知筆削本旨公穀知求筆削之旨而不考魯史舊章俱不能無弊爰離經析義分爲八類辯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以著聖人筆削之旨作春秋集傳十五卷以明聖人經世之志著左氏傳補注十卷師說三卷以爲學者求端用力之階於易著序卦圖說經文開端乾坤屯三

卦解別著葢書問答一卷皆行于世愚按程敏政道一編王守仁晚年定論編其說皆本于趙東山然東山促策謂朱陸初分晚合特揣度之詞二編出竟指爲實事矣况守仁改易早晚陽朱陰陸非整菴困知記淸瀾學蔀通辯明考其年譜先後孰從而正之哉故曰言不可不愼也

汪仲魯名叡以字行南直發源人方幼族叔祖古逸翁熹其有造收教之未幾翁卒執弟子服哀哭殞塟如禮既冠游江淮兩浙應試不利歸取友于鄉從倪仲弘士毅鄭師山玉朱允升升趙子常汸諸先生論學至窮晝夜於諸經子史靡不潛心考究然後反諸身而自得之體認擦存以實踐焉會元季兵興乃與弟同集義旅以靖鄉里用叅政思寧普舉授浮梁州

同知辭歸養親又舉授休寧縣尹攝知婺源州時平
引退明興以弟同累檄取至金陵事白得釋除安寧
稅令肺疾作辭歸當臥病中日勤誨後生如同邑李
文徵休寧范平仲吳蘊中程子靜皆得造就受任于
朝凡遠近祖墓莫不省治立石以表之宗祠祭享一
如古制甲子秋名見命釋西伯戡黎篇詳明稱旨授
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遂周旋兩宮間與學士朱善
劉三吾同班接席人稱三老上嘗憫其年老氣喘勅
賜朝房俾便趨名御製薰風南來詩以賜命續和和
畢進呈上悅值春夏有囚罪至死者將誅仲魯輒涕

注俯伏進諫請決以時無傷天地生物之仁上允奏稱善居二年乞歸養病期秋再至上御奉天門宣召賜坐詳諭以老病無庸再來理宜杜門謝客輸租應役以保考終之意仲魯叩首謝明日辭朝出都門送車百輛觀者塡道莫不嗟嘆以爲千載一遇其爲學推孔孟之道必求諸其中爲人體和用莊內孝外恕默而智言而信爲文博厚瀞雅嘗取新安師友爲集以明理學源流及著浯溪集行于世學者稱蓉峰先生壽七十九

宋濂字景濂浙江浦江人少受學於柳貫黃溍吳萊聞

人夢吉四先生之門比長以文章名海內至正中大臣
薦爲國史編修以親老固辭入龍門山著書歲庚子明
太祖聞其賢遣使徵至金陵築禮賢館以居之上問取
天下大計首以不嗜殺人對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詢
以治道必以仁義爲言及四宇平定上方偃武修文正
彜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而
景濂實預其事嘗召講春秋左氏傳奏曰春秋乃孔子
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得中天下可定也上
一日御端門論及黃石公三畧且口釋之景濂起進曰
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

講明上納而謝之洪武初甘露屢降上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其天於其人休符不於其祥於其德是以春秋不書祥而記異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僊朕謂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僊對曰漢武好神僊而方士至梁武帝好佛而異僧至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以議孔廟禮忤旨謫知安遠縣景濂為司業議當尊三皇立五學並祀舜禹湯文為先聖上斥之時浙人貝瓊著釋奠解以辨其誤大意謂三皇宜祀而不得祀之於學也學之有廟緣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而三皇不預今欲祟三皇為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降孔子為先師使混於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未幾名入上問帝王宜讀何書景濂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立

取覽悅之景濂講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復言曰漢武嗜神僊之學好四征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爲人主能以理義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較教民則禍亂無從作刑罰非所先也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景濂離席頓首曰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正謂此爾願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初受詔總修元史發凡舉例一出成法手定其紀傳之大者至是奉命序祖訓錄集辨奸錄纂大明日曆一百卷寶訓五卷上皆稱善方上之大封

功臣也名宿大本堂討論達旦遂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傅于理而後已其傅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於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典亾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皇太子毎斂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其佐成均所教多公侯大臣子弟涖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敷揚閫奥之旨廸以孝弟忠信之道學者帖然尊服嘗侍上至後苑觀穫上曰農事成矣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艮苦實盛德也上問曰三

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専誦讀而尚
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
者乎侍上既久每燕見必命茶賜坐陳對間直諒不務
文飾而隨事寓諫能使上意解命之參大政則力辭問
以廷臣賢否第言其善者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
稿嘗書溫樹二字室中有問內事者指二字以示之初
除江南儒學提舉尋改起居注繼爲翰林學士爲國子
司業兼太子贊善大夫晚爲承旨先後二十餘年以道
德輔佐明祖俾天下歸心愛戴厥功居多日本使奉勅
請文獻百金卻不受上問之對曰天朝侍從之臣受日

本金非所以崇國體也洪武十年致仕後以孫愼累安置茂州行至夔病卒年七十三居恒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晚年於性命之理益究其極視外物之往來若不相干嘗曰古人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詞復說道之蔽也故作事不尚表襮務合於義教人皆隨其質而導之使入於善尤篤於倫品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皆盡道可法與人交和易任眞無鈎距縱爲所紿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凡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爲盛接引後學惟恐弗及四方士以得一見賜十

言爲幸及告歸上有後學無師之嘆又嘗許爲純臣爲賢君子說者謂獲上信友皆內誠外恕之驗雖已貴顯布衣蔬食無異寒士不事生產不置田宅或勸爲子孫計答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手未嘗釋卷當致政歸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姻婭有以郡縣事爲託者皆峻謝之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切於仁愛聞民有困乏者食爲不飽視近而甚明夜燃燈于几卧綈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辯點畫人以爲不飲酒寡嗜慾所致初宋南渡

後新安朱子東萊呂氏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已任發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子一再傳爲何基氏王栢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遂爲朱學世適景濂既因金許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嘗奉勅作觀心亭記而以精一執中爲說作六經論而謂六經皆心學作七儒解而歸之願學孔子作諸子辯而終於周程二子又著段干篇歷闢金陵括山東嘉永康金谿橫浦六家之學之非而獨以金華之學爲正且曰當時得濂洛之正者鼎立而爲三金華也廣漢也武夷也其道則

一而已武夷主於知行並進廣漢則欲嚴於義利之辯金華則欲下學上達雖其教人入道之門或殊而三者不可廢一也循其言求之不可謂之無與於斯文矣惜乎矜侈聞見信好機祥多作佛老二家文字載諸集中未免博而不精耳其出藍弟子則寧海方孝孺也所著有龍門子潛溪內外集蘿山集翰苑集芝園集孝經新說周禮集註浦陽人物記等書行於世學者尊為潛溪先生宣德中諡文憲門人吳與林靜曰天付斯文于人也豈偶然哉必有不合而同不期而至者故吾夫子與朱子生同庚戌今潛溪先生宋公之生又於是歲人謂聖賢之出鐘靈降秀為世禎祥天之所俾信乎其不偶也周室既衰先王之道如日斯晦微夫子六經孰正人道孰明是大有功於萬

世者也時摩道汙寥寥千有餘年乃能集其成會其要得吾夫子之指歸者其惟朱子乎公乘文明之會贊一代之治以其餘力使學者復古屏棄科舉之超一闕于理義之學其功不在朱子下海宇之內一人而已耳然則夫子之道被于萬世當時仕止乎彝朱子在宋號爲尚文之國立朝僅四十日終阨偽學而公得君行道者甚久澤能加于人文可垂于世光明峻大昭耀無窮豈天之付公者甸厚而公之報乎天者亦將未艾也公年六十八即謝政天子數留止公公固辭曰天道惡盈人道止足詞意誠款上知不可強通止益見公進退從容皆合乎道宜其居爲儒宗出爲勳德以文華國以道佐命實有係于斯文之重經矣世之論公者徒以文學際遇爲事至公之得于天而契乎聖賢者又烏能窺其端倪也哉　薛應旂祠碑略曰浦江金華屬邑也金華之學自東萊呂成公倡之而何王金許四賢相繼而出說者謂爲朱學世適今其立言著論昭然具在固非後人之所敢擬議者然要之皆聖門之羽翼也先生繼起是邦遭逢聖主文章事業撼搖宇宙士人籍籍咸稱名臣至其所深造自得者上跻聖真直達本體則反爲文章事

業所掩而不得明列于理學之列業乎此有眞儒若先生者哉觀其斥詞章爲淫言詖説葩藻爲宿織期于刻削刑落以經趨乎道德居常或終日靜坐或支頤看雲或挂冠行松間或擊磬而浩歌脩脩然如塵之外人及讀其所襍著與凡六經之論七儒之解觀心之記則實有不能自已於言者是豈徒欲以文章事業名世者哉奈何學術難明見聞易眩而先入之言之易行所以疑先生者僅僅若此也不知皐夔稷契伊傅周召得其時則爲名臣顏閔冉仲有曾思孟不得其時則爲大賢固不當以彼此論也况究觀先生之學在宋則有若陸子靜在元則有若吳幼清蓋皆聖學正傳後先一轍其與前四賢之繫簡紆直世必有能辨之者而俎豆獨後品儕未當豈所以表先正面示後學哉此固於先生無所重輕而祀典之寢混學術之不明余竊憂之故因先生之祠成不避而大書之石

愚按呂東萊氏從朱子于寒泉精舍共輯近思錄是其學本同也陸子靜則其生平所欽慕及爲考官時又嘗見其卷而識之後爲鵞湖之會不過欲化異同作和會計耳郎吳草廬推服朱子甚至嘗合贊爲豪傑之才聖賢之學世人徒泥其德性問學之

語遂坐爲陸學其實呂吳二子皆非祖陸悖朱者也潛溪早受學于柳貫而貫嘗受學于仁山金氏是固朱學也著段于篇而痛闢金谿其不爲陸學又明甚嘗尚論東萊思傳其學自是公心要之傳呂亦所以廣朱耳何方山不察竟以別派目之耶不惟不識潛溪抑且強分朱呂然此當是方山中年議論及著考亭淵源錄後必不爲爾矣

曾鼎字得之江西新淦人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勿遺禮部簡正禮欲以神童舉於朝其父止之稍長博極羣書自謂未要於至道遂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集於臨川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慨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何讓古人時年甫十九矣由是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別理義畜如繭

絲牛毛尤愛吳文正公所述書無論大小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身焉壬辰寇亂乃集衆衞里稚牛釃酒開陳順逆禍福衆皆警服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子鄉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厥功最多史成賜金幣仍留編類禮書遷入儀曹易高麗祭常開平不書年號之文發安南陳叔明篡弑其主日煃之罪甚得大體五年二月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過主事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得之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許

前後奉命草詔撰賦俱稱旨是年考京畿鄉試得疾至冬乞歸而卒年五十四得之蓄德熙和內行淳備嘗三年間葬十餘喪撫存孤姪甚至輕財仗義喜周人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倒屣迎之了無倦容當修元史時宋濂實爲總裁相知最深共坐官舍更析互辨每至夜分歎末學之空疎傷古道之寥落又復相視輾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其意蓋謂曾與宋也所著述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稿辨誤藏于家他俱未脫稿嘗扁其齋曰守約學者稱守約先生

孫大雅名作以字行别字次知南直江陰人世以儒名自曾祖潡川四傳至大雅而學益茂至正兵起大雅挈家三吳間盡棄他物惟載先代藏書兩敝簏張士誠聞而廩之卒以毋病謝去用是益貧然熈怡自若略不爲動從游者爲買田築室寓于淞焉洪武癸丑名纂修日曆書成例授翰林編修官以老病乞外除太平府教授尋遷國子助教明年分教中都又明年還成均晉國子司業前後八載皆儒官大雅器宇端凝負才通爽而處世不阿或以是非觸之惟自切責不以怨人生平酷好著書嘗著東家子江西饒介

之先見其稿而喜之屬曰幸勉成之必有知者及成得十二篇潛溪宋公得其圖說答性難等篇極爲稱許以近代儒者况之謂王魯齋金仁山許白雲諸公未知孰先後也別著詩文有蒼螺集行於世

王禕字子充浙江義烏人幼秀爽奇敏及長長身山立屹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溍元政亂爲書七八千言上時宰嫌其切直格不聞隱青巖山著書戊戌太祖徵署中書省椽叅預機務語稱子充而不名愛其文章命爲四言詩以授皇太子辛丑進平江西頌上覽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

之雄濂不如卿授江西儒學提舉累遷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洪武元年名議卽位禮忤旨降漳州通判尋上疏言帝王祈天永命在乎修德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寛大以爲政周歷年八百漢享祚四百皆繇此道願法天道順人心寛刑威減賦稅以固國本疏奏上嘉納之陳建曰此我朝開國名臣第一大奏疏其言精醇剴切洞達理要雖周召孔孟之告君無以越此矣二年詔修元史爲總裁官除繁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預教大本堂出使吐蕃尋召還居原官經明理達善開導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燕語嘗進講大學陳德厚民懷之說上大悅

五年上以雲南弗臣命子充持詔往諭之卽日就道旣至見故元梁王諭以順逆禍福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改館而加禮焉會元之遺孽有自立沙漠者遣使脫脫來徵糧且約連兵拒我覘知梁王有二心逼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兩可未決匿子充於民間脫脫知之愈責誚梁王梁王不得已乃出子充與相見脫脫欲屈之子充罵曰汝爝火餘熖尚欲與日月爭光耶度不免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遇害時六年六月之二十八日也至十四年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旣下雲南子充死節事始聞於朝建文元年卹贈翰林學士

奉議大夫謚文節開國文臣有謚自子充始正統間改忠文所著有青巖叢錄等書行於世學者稱華川先生子紳字仲縉聞父死節隻身走雲南求遺骸不得逆滇南慟哭記與方正學友善嘗尊正學爲百代儒宗勸其著書以淑來學正學不應仲縉悟遂略文藝潛心道德建文即位以薦名爲國子博士預修高廟實錄元年四月上言父死節狀請卹得贈官賜謚越明年卒紳子稌字叔豐少有志向遊於方門深見器許妻以女迨其難之及也與正學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謀收瘞不可得卒坐逮繫文皇念其祖死國之忠特從宥免且欲官之

力以疾辭歸隱青巖下爰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以傳嘗與童景庸書云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平始末爲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謹藏或可待時發揚於萬一其時正在厲禁嚴緝中也初文節公之死傳聞葢刲以醢故仲縉抱痛每食必斥重味叔豐性至孝一遵父志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事母丁氏如事其父送終盡禮三年不御酒肉學問該博士從游者日衆郡邑交重之恒禮爲鄉飲賓至以分獻于聖廟疎髯偉貌出必儼然古冠服人爭觀之曰此王先生也著有青巖

搞聖朝文纂金華賢達傳蹟文章正宗諸編卒年五十

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

華川先生著從祀議言漢董仲舒唐孔穎達宋范仲淹歐陽修眞德秀魏了翁元吳澄七人嘗從祀略曰自夫孟軻既往聖學不明邪說盛行異端並起歷秦至漢諸儒完經翼傳局於顓門之學而於聖人之道莫或有聞惟董仲舒號稱醇儒其學博通諸經於春秋之義尤精所以告其君者如天人性命仁義禮樂以及勉強尊行正誼明道之論皆他儒所不能道至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隆孔子之教使道術有統異端息滅民到於今賴之功稽不在孟子下秦焚之後聖經闕佚漢儒收拾散亾各爲箋傳而偏學異說各自名家晉宋以來爲說滋蔓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唐初孔穎達受詔撰定諸經之疏號曰正義自是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於正義者謂之異端誠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聖人之道或著事功或載文章用雖不同實則一致三代以下人才莫盛于宋東都其間慨然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而著之行事者范仲淹而已其言先憂後樂雖伊尹之任無以尚之況當其時

天下學術未知所宗尚而仲淹首以中庸授張載以爲道學之倡蓋其爲學本乎六經而其議論無不主於仁義歐陽修與仲淹同時明聖賢之學而著之文章其易春秋諸説詩本義等書發揮經學爲精至其欲刪諸經正義讖緯之説一歸於正尤有功聖道至于本論等篇比之原道何愧自周敦頤接聖賢千載不傳之緒而程顥兄弟承之朱熹有作五經四子皆有傳注論述統宗會元集聖賢大成中更五學禁眞德秀魏了翁力以尊崇朱學爲己任而聖賢之學乃復明眞氏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魏氏所著有九經要義大抵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足以纘朱氏之緒者也及于元興許衡起于北方尊用朱氏所傳之學以教人吳澄起于南方孝經中庸易詩書春秋禮皆有傳注隱括折衷于禮經尤多刪正凡以補朱氏之未備而其眞修實踐蓋無非聖賢正大之學按祀法有功於聖道則祀之是七人者有功於聖人之道而從祀闕焉此甚不可又言曾晳孔鯉祀廡下曾參孔伋配享上父子失序宜歸正及司馬光於程顥程頤爲先進張載於二程爲表叔而位次皆在下其先後次第亦不可不明若夫荀況揚雄何

休王弼之徒有不當與於從祀者玆又未敢以遽數也云云 愚按華川之議若此其後果得祀者董仲舒與德秀歐陽修三人也既祀而旋罷者吳澄一人也訖今尚未祀者三人則孔穎達范仲淹魏了翁也議罷荀況楊雄何休王弼之徒而不悉數姓氏後亦次第罷祀外有原議所不及而後人創議增祀之者又得九人弘治間祀楊時萬曆末祀羅從彥李侗此據洛閩傳緒而言最爲得禮正統時與眞德秀同祀者胡安國蔡沈二人以其有功經學嘉靖時與歐陽修同祀者后蒼王通胡瑗陸九淵四人其祀王胡也固參採先臣程敏政議其祀后陸歐陽也則當時執政不無寓私意乃華川於此或在所詳焉或在所略焉雖曰互有得失亦足覘其學識之陶鑄古今衡量羣儒可俟百世矣今人於華川第以文章忠節目之而不知其懋於理學即從祀一議海涵岳負其位置居何等也嗟乎若華川先生以行已則有恥以奉使則不辱至以死殉之豈非

聖門所謂士之上者與

雒閩源流錄卷一 終

雒閩源流錄卷二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婺源黃昌衢 昌儼 校

吳海　劉宗道　余應　梁寅
陳謨　張九韶　張存　解開
何英　郭樌　桂彥良　范準
李仕魯　謝應芳　華宗韡　傅淳
朱右　方克勤　趙謙　金固
方孝孺（正學先生）　王叔英　周是修　卓敬
程本立　胡子昭　林嘉猷（鄭智傳）　俞貞木

吳海字朝宗福建閩縣人當元季以學行著稱見四方

兵亂遂絕意仕進深自韜匿閒與同志講說經義更相倡酬一時名人如貢師泰王翰林泉輩皆推畏友明興部使者欲薦之有司轉相推轂力辭不就闢一室于家園隙地酣經梳史娛適其中因採摭古人孝子順孫節婦烈女及兄弟之相友娣姒之相宜者附以感應禍福各爲一卷以傳布閭巷令小生稚女誦而習之名曰命本錄謂克培其本則司命者皆無權也又著書論楊墨佛老爲六經之賊管商申韓爲治道之賊遺事外傳爲史氏之賊支詞蔓說爲文章之賊謂上之人亟宜取其書而禁絕之使天下曉然知正道之當趨岐徑之當塞

名曰書耦平居喜聞過武有告之者立改其失因扁其客坐曰聞過軒又自號魯齋志所願學也爲文嚴整雅奥咸有矩程而一歸諸理後學咸宗仰之有聞過齋集行于世

劉宗道名駰以字行福建漳州人洪武壬辰徵秀才八千餘人入試朝政宗道第一仍命學士詹徽客察諸儒中特異者復居德行第一以布衣侍坐共論治道拜都察院左都御史條上二十事言甚切直上命所司採行之學者號愛禮先生有愛禮集傳于世陳真晟讀之稱其繼陳北溪而起大有功于名教云

余應字則亮福建政和人早從江惟志游以私淑文公之學性凝重寡言笑恒以禮自律家邇闤闠足跡未嘗入縣門早失所恃事繼母愉而婉處繼母弟順而友凡飲食衣服必先弟而後及已洪武初以明經薦起爲儒學訓導遷留守司知事執父喪一遵文公家禮不用緇黃鄉人化之

梁寅字孟敬江西新喻人貧而力學元末舉於鄉辟爲集慶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隱居教授太祖平定四方徵天下名儒修禮樂新一代之制孟敬就徵已六十餘矣以禮律制分爲三局孟敬在禮局審討精詳諸儒推

服書成賜金帛授官以老病辭許之結屋石門山四方稱爲梁五經或問之曰吾輩免亂離之禍享太平之福何以祝吾君孟敬舉手加額曰願吾君恭己九重存心四海擴天理而遏人欲進君子而退小人人以爲愈於華封三祝新昌有人士負氣自豪筮仕得嚴邑比行來見請教孟敬曰淸愼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復何言其人請問天德王道之要孟敬微笑徐荅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其人退語人曰孟敬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其人以不撿罷官歸語人曰吾不敢復見石門先生

陳謨字一德江西泰和人洪武初徵至京師賜坐議禮學士宋濂待制王褘交章請留為國子師以式國人引疾辭歸家居教授屢應聘為江廣考試官所拔士往往知名自幼能詩文初習周易後兼通詩書三禮諸傳旁及諸子百家涉流探原辨析純駁犁然歸于至當雖不願仕而於當時之務一一籌諸胸中有扣如響嘗謂學必敦本莫加於性莫重於倫莫先於變化氣質若禮樂刑政錢穀甲兵度數之詳皆所當講一時經生學子靡然從之惰者作拘者暢塞者通爭謂江西大儒復出事親至孝晨昏省定之禮甘旨修髓之奉不懈益虔其於

弟友愛尤篤族黨中有爲不善不敢使聞所著有海桑集書經會通詩經演疏行于世學者稱海桑先生楊文貞公嘗贈以詩曰純明程伯子瀟落邵堯夫或曰其爲人似云

張九韶字美和江西清江人幼穎異年十三即能詩詞博通經史元末累舉不第洪武三年用薦爲縣學教諭十年擢國史助教爲人篤實毎教諸生必端坐不言有所請問徐徐應答不過一二語然理義明暢人深服之十一年遷翰林編修十三年四月致仕太祖親爲文賜之嘉其有著書立言之功合善始善終

之義末有云卿之去矣朕將誰從不勝徬徨歎息焉所著有理學類編八卷羣書備考十二卷及元史節要行于世

張存字性中南直丹陽人洪武中歲貢任江西安遠縣主簿五歲能賦詩長從宋文憲劉文成二公游其學以敬爲主著有雪洞集行于世祀邑學鄉賢祠

解開江西吉水人洪武元年以明經薦授縣學教諭訓廸有方吉中人文道學之盛實自解氏始其學以主敬爲本戒懼愼獨爲功學者稱爲筠簡先生

何英江西鄱陽人性警敏絕人不事詞章從學於王

松塢得饒雙峰黃勉齋之傳造詣益深松塢寄以詩有臘梅谷裏先春意之句遂號梅谷明初累薦不起建玉溪書院以納天下來學所著有四書釋要詩經詩釋易經發明諸書歿祀邑學鄉賢祠

郭櫕字德茂浙江太平人其高祖世卿卽正肅公之兄也正肅公諱磊卿字子奇號兌齋游朱文公門端平六君子之一傳至德茂自僊居徙黃巖之松山里後屬太平縣遂爲太平人少勤問學比壯特有所悟繇伊雒上遡洙泗求聖賢用心燕居獨處衣冠修整卽祁寒暑雨危坐終日及與人接和氣滿容雖居貧嘗有以自樂其所涵養耑用靜中功夫言動應

酬一循乎禮邑士人多從之游其爲教謂必先收放心方見得吾道端倪卽聖賢言語皆有歸著又曰學者若不懲忿窒慾則自家都壞了此是大切要處父沒會兵荒不克塟者十餘歲茹蔬抱戚未嘗破顏迄塟巳始御酒肉母疾衣不解帶親爲沃面澡身浣衣滌席凡六閱月手指濕爛成沴終不以人代與其兄友愛尤篤鄉里化之雖狡猾者亦革面輸欵終元之世隱居教授嘗作感秋酷熱諸詩以寓意洪武初用御史李𢖍可薦始就饒陽知縣三年邑大治以從兄故坐免邏者察諸途搜篋中惟所著易說襍評暢菴稿數十卷及爪髮一束以

聞太祖嘉其廉賜紗幞銀帶寶鈔以旌之旣歸貧益甚課其子熈躬㩲井臼一日諸生及門聞打麥聲視之乃先生也卒年六十二門人私謚曰貞成先生熈亦博學篤行能世父業從子元亮有文名著尚書該義

桂彥良原名德以字行浙江慈谿人洪武初應薦名見命作香几贊特授太子正字俾入侍太本堂錫賚有加上嘗從容咨以治道對曰道在正心而正心之要又在懲忿窒慾他日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上曰善上嘗以帝者師稱之又謂江

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
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尋改晉王府右傅一以正大之
學輔導既致仕條陳十二事名曰萬世太平要策以進
著有和陶詩清節等集行於世

范準字平仲南直休寧人幼恂恂孝友性敏善記甫
弱冠讀諸經史百氏之書殆盡復念明經應世未足
稱儒者於是力求聖賢之學師事朱楓林趙東山汪
蓉峯三先生至正壬辰紅巾寇起束書從楓林避地
石門者三年丙申郡邑大亂喟然歎曰族祖求遯翁
與程徽菴以道鳴於宋吾當繼其後遂絕意當世[illegible]

求身心至忘寢食雖俯仰之資愈困處之泰然非其道一介不取日以講學爲業游於闔從學者益衆及歸隱雲溪葺東山詩文併訂春秋集傳廣行之洪武戊午以明經舉本邑訓導辛酉召爲葭川吳堡令開設舊治安復流傭乃興學校淸苦自甘洞民化服諸大吏多士咸頌爲有用道學乙丑擢工部主事逾月卒于官年四十八無以爲殮久之始得歸葬平仲爲文弘議潤論要在發明孔孟嘗曰孝弟忠信爲學之本記誦詞章之習抑末耳著有虀甕稿西游率稿謬稿寒白稿何陋軒稿宗譜等書行於世

李仕魯字宗孔山東濮州人少時奮志下帷三年不窺外戶胸藏該博造詣淵沉益切尚友之志聞婺人朱公遷得晦翁嫡傳千里負笈從之百舍重繭一見深相契合耑精探究盡得其所學而歸値元季大亂隱居不出以待天下之淸明祖龍潛時卽熟其名洪武初詔求天下有能傳朱學者所在以聞有司乃舉宗孔應詔乘傳至京入見上迎謂之曰吾求子久矣卽命爲黃州府同知宗孔奏言臣所夙願惟欲朝夕陛前備顧問以行所學上曰姑以民事試予耳抵任風裁峻整政理寬和民瘼殘者䘏之吏蠹政者斥之

朞年而刑清訟簡境內乂安用以治行卓異聞于朝名拜大理寺卿律比精嚴守正不撓時有僧金碧峯者應對稱上旨寵眷日隆求爲僧建職司宗孔進曰陛下建極之初意所祈向卽爲後世子孫天下臣民之標表奈何不崇聖學而信外道乎懇疏至三十章上堅決不從宗孔曰陛下旣深信其道無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願還陛下笏放歸田里上震怒命武士捽搏之死於堦下

愚按明祖作極之初而爲僧人建職司此誠不可不諫然古者人臣三諫不聽則號泣從之進言亦有節度矣今宗孔懇疏至三十章又出懟言以干震怒不惟殺其身也至使其君被殺諫臣之名豈未聞數斯辱之戒與信而後諫之旨耶雖曰上以責難陳善下以守正闢

邪君子仰其忠而惜其愚焉

謝應芳字子蘭南直武進人自幼潛心理學至正初隱白鶴溪上題所居室曰龜巢因以爲號授徒講道郡守辟教鄉校子弟先質後文指授斐然浙江行省舉爲三衢清獻書院山長不就未幾兵起避地吳中挾其妻子宕漾一舟瀕危數四踰年而後僦室以居時時乏絕未嘗以爲憂也既而吳人慕之爭致爲弟子師差得自給明興江南平歸隱芳茂山年踰七十好古嗜學不減曩昔每令諸孫誦原道太極圖說西銘等篇以資警釋年九十七而終在鄉則表鄒忠公

之墓正張睢陽之像去學宮土地祠之配變喪禮用
佛教之俗在吳中亦準是以施之嘗輯顧元公墓以
諷切張氏葢雖倉皇播遷而一言一行惓惓以正人
心闢邪說表章儒先扶植名教為急如此著有辨惑
編三卷専辨流俗誤信神佛之失澠池人曹端最喜
讀之別著思賢錄五卷懷古錄三卷毘陵續志十卷
龜巢稿二十卷並行於世子林有文學工書法亦著
有雪樵集煮雪窩稿延陵通紀字學原委等書

華宗韡字公愷南直無錫人父幼武字彥清幼孤事
節母陳以孝聞高尚不仕著黃楊集公愷幼嗜書寒

暑靡息尤研精易學嘗廣搜諸家傳注參覽以求其指歸元季兵起奉其親往來蘇松間造次顛沛務悅親心時平還錫定居延祥里遂爲鵞湖華氏之始祖勤畜耕讀以修身教家爲務久之營祠堂徧祀隆亭堠陽間五大祖墓於是斟酌古禮以冠昏喪祭之儀可通行於士庶者條而錄之附以古人嘉言懿行總爲一帙名曰慮得集以訓示子孫洪武中累徵孝廉明經儒士俱辭疾不就喟然歎曰吾平生志不在溫飽成童時讀小學大學曰知其味有契於心弱冠時膝下周旋仰成嘗亦多過雖弗憚改深愧不貳之戒

近乎立年則志乎誠正修齊之學見賢則思齊見善則企及故蒙先公特垂愛焉循循然惟欲誘我進於善嗚呼先公雖棄世而諄諄之意終身不敢忘也故力學冀於成人竊揆如是達則忠君濟物窮則以淑其身奈何才疏識卑時命蹇剝加之痼疾乃無一遂亦繇禀質柔弱過乎畏愼而然深省所蔽凡臨事之所當爲者卽奮勵自強期以必克及乎進也輒得其咎退也雖悔而無尤比比若是蓋得夫節之初九之象也審矣碌碌而無聞也尚何言哉年四十一過冬至閉關惕然深念乃以平昔不能操執而切身之用

者四要刊書于几日以自省曰勿貪可無悔守分可無憂堅制可無怨克勵可無求斯足槩其篤志困學矣居恒好自簡束即閒居燕坐衣冠必整肅遇事有不平能以理自遣未嘗露聲色又嘗慕效朱丹谿之爲人旁通醫術多蓄善藥以施有疾者不問其值緜是名聞遠邇人多德之丁丑九月病革召别家人索筆賦詩而逝年五十七學者稱貞固先生

傅淳字伯厚浙江慈谿人家世業儒父時階以道學鳴於時伯厚能傳其家學洪武中屢詔徵名卒不就鄉人稱爲退密先生所著有洪範敷言性理叢說大

學補略覼志稿等編藏于家

朱右字序賢浙江寧海人光廷先生九世孫嘗游李五峯陳兩峯之門避亂隱居益力於學旣而讀書有覺爰錄其尤要而切近者輯而爲編名曰性理本原其書首揭河圖洛書本諸天以示乎人次敘太極圖說定性書好學論西東二銘擴諸人以復乎天後附通書感興詩而自序其首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亦氣化中一物耳然其所以爲造化必有尸之者理而已矣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又曰體物而不可遺則理者又天地萬物之本原也是故君子卽物以

察理未嘗有無理之物卽理以觀物未嘗有物外之
理子程子曰冲穆無朕萬象森羅已具殆難以跡求
之也蓋性理大全未作之前此書已兆其端而後人
有疑朱子之格物爲求向外者此序亦先破其蔽矣
洪武三年詔徵天下在野名儒至京考禮伯賢與其
選將行鄉人謝肅爲序以送之期其復三代之禮樂
比至兼預修元史大明日曆二書終晉府長史
方克勤字去矜浙江寧海人好古嗜學研究羣經及
濂雒關閩遺書尋鄉先達授受原委精思力察而允
蹈之慨然以爲不合天人以爲學非學也居家孝友

備至與人交洞見肝膈自奉簡素一布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肉同列飲醉大詬去待之益恭酒解來謝去矜陽爲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元末隱山谷中明初徵不就索之急乃以易試中第二授濟寧知府爲政以風俗爲急德化爲本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嘗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害人吾不忍爲也庭不陳械杻懸葦鞭楹間示無刑罰存心畏愼晝所爲夜必告於天居五月誣棄倉灰謫役江浦子孝孺上書請代不報遂以病卒于京台人稱爲愚菴先生同時宋

濂謂其學問得之考亭其後謝鐸亦以聞知稱之

趙謙字撝謙浙江餘姚人原名古則後因薦者言遂以謙名宋宗室秦悼惠王之後幼孤貧寄食從山寺與釋子同塾書克已復禮之目爲用功準的聞金華鄭四表學有淵源往師之得其傳歸隱萬書閣日潛心焉洪武初徵修正韻衆以其年少出爲中都國子監典簿與同官論事不直罷歸築考古臺述六書之旨著聲音文字通周易提綱諸書凡三百餘卷大臣薦宜大用上曰吾欲老其才而用之復薦於皇太子乃名爲瓊山教諭明年進所著書詔翰林博議不報

復還瓊山作瓊臺布學範教化大行嶺表以南稱爲
趙夫子其於世利聲華澹然無繫直義所在目無王
公雖以此致阨窮不悔也卒于番禺年四十五
金國字守正江西新淦人四歲母口授五言詩輒能
成誦稍長能詩刻厲學問日親良師友講說遂究心
於易就質於安成劉雲章吉水夏道原兩先輩稱忘
年交其學以孔氏爲宗漢以下則曰周程張朱吾師
也洪武中臨江太守聘爲郡學訓導誡諸生以敦本
務實崇正學爲正人無徒苟事文藝爲利祿計至評
論古今人才賢否亦必準此意諸生翕然化服生平

孝友恭儉出於天性一言一行皆以誠爲主動循禮法布素泊然家無餘蓄乙巳五月詣郡庠顧謂次子行曰明日之夕吾其死乎得微疾諸生進醫藥不飲曰命矣手書四十字詩一章寄示長子幼孜於外書遺命數事示行又書四十字詩一章謝素所往來者翌日自題其神主晩沐浴更衣端坐卒年五十七所著有瀟湘稿藏於家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寧海人愚菴公克勤仲子生之夕有大星隕其家幼精敏絕倫雙眸烱烱如電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爲小韓子年十五六從

父宦游齊魯問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以爲彼七十子中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與之同時豈皆讓之但今世無孔子者出不得所依歸耳自是精思力踐進修不已弱冠從潛溪宋公游蓋得其所學潛溪嘗欲甥之而不可亟稱其文名流老輩皆推讓弗及而先生方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嘗曰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賊其身者也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因列所當勉者爲二十一箴又作穉誡三十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首家人箴一十五首

以告其族人謂先王之治先德教而後刑政作深慮十道其言多先哲所未發又自悼空言寖多絕無自得之味思一屏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爲日稍久覺向時過鈌愈衆其論靜則本於無欲謂能無欲雖手執筆而耳聽訟口斷曲直而目察銖兩中之寂然者未嘗少變也其論敬以撿而不失則內直內直則方外者在是而聖人之天德可庶幾而至矣其論攻異端如攻病當追求其本魁然鉅夫非自耗其元氣病何繇入之善養生者當補元氣元氣旣完病卽易去耳聞者咸以爲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有三

旬九食甑無儲粟者窮豈獨我哉洪武中以薦名至京太祖見而異之使任見東宮錫之宴故歆所坐几以試之先生必正乃坐上喜謂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諭遣還家會讐家得罪獄詞株連有司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識其名特釋之使奉其祖母挈其妻子家屬還鄉鄉人感發以爲盛事越五載又以薦名至上方任名法爲治曰今非用孝孺時乃授漢中府教授先生入蜀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聘爲世子師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先生初號遜志獻王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人因稱爲正學先生丙子典

應天府鄉試取中劉政等二百四十人建文帝立名爲翰林博士晉侍講學士侍經筵備顧問凡大政議輒咨之帝好讀書有疑必召使講解當臨朝臣僚奏事面决可否亦必命就扆前批答時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命爲總裁官靖難兵起日名謀議詔檄皆出其手燕兵渡淮及江畫策堅守誓死社稷預作絕命詞及燕師入城帝潛遜去宮中火起傳言帝崩即杖衰絰號哭闕下鎮撫伍雲執以獻文皇怒命繫獄猶遣人諭之再三不從姚廣孝計欲服天下請召之草即位詔乃出之獄中及見悲慟徹殿陛文皇降榻勞曰先生何自苦余欲法

周公輔成王耳先生曰成王今何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先生曰成王卽不存何不立成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先生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曰朕家事先生何自苦直之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先生擲筆於地大哭曰死卽死詔不可草文皇曰汝不顧九族矣先生奮然曰殺我十族亦無若何且罵且哭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割其舌磔之聚寶門外罵聲不絕至死乃已年四十七門人廖鏞廖銘兄弟拾殘骸瘞之聚寶山麓瘞畢而廖氏見收死之夫人鄭氏已先縊遂誅其宗族親朋八百四十七人焚滅其先人墓毀

棄其文集詔天下有敢藏一字者罪必誅有溧水人魏澤者以刑部尚書謫寧海典史匿其幼子於上海余氏冒其姓方氏得不絕魏澤字承恩有過方先生故居詩云荷輿衝雨入侯城經過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囀清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卻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文皇每言及先生憤憤頓足不能平久之與近臣閒論不覺心屈曰孝孺是箇忠臣仁廟亦謂羣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詔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私祠祀之成化初遺文始行令所梓遜志齋集四十卷是也寧海令郭紳寶任梓事併新其祠萬曆初詔復建文年號優䘏殉難諸臣後有司始上言先生有遺裔

在雲間命錄之於是雲間亦立祠及崇禎末追謚曰文正先生和粹貞亮天性忠孝年十三居母喪三年不肉食父守濟寧被誣謫戍江浦上書請代不報潛溪塟夔州自漢中走荆榛徃祭墓且言之蜀王卹其孤發輿王紳林佑郭璹鄭居貞劉剛王琦鄭楷趙象葉見泰王叔英許繼諸名士友善每以書徃復切劘道誼聞風者莫不興起斯道爲之復振葢其學術源流于伊雒其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自三百年來論華除忠臣者必以先生爲稱首而理學反以氣節掩雖說者或少其格心之學應務之才與夫善死之道要之成仁取義立懦

廉頑正不以胡廣中庸易也近世已有議及文廟一席
者論定可俟矣所著述自遜志集外有周易枝詞周禮
考次目錄武王戒書注宋史要言帝王基命錄文統皆
以厲禁不傳
謝鐸像贊曰我台之學考亭是師逮於愚
菴實開而知愚菴之子是曰正學益擴而
弘上泝伊雒如麟在藪如星在辰旁觀一世絕類離
倫潛溪之門盡天下士驚咤起立謂莫敢比心實希
聖自視欿然銘盤書紳祼誠惓惓家人有箴宗儀有
紀謂道之行莫先於此學以氣充磅礴四行孰顧孰
忌禍福死生從宋及元士氣益下有復古初不在作
者 愚按建文遜臣題詩峨嵋亭有云一箇忠臣九
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嘗論而細玩之則方正學先
生之以十族死固非中道也然獨不得為狂猶耶又
先生嘗言曾子子夏可以為篤實而未至於光輝李
谷平氏議之謂真是不知曾子似其所學尚祖未到
精處也然未得為入室獨不得為升堂耶祀之文廟
當於振剛士氣匡扶人倫不為無補或又以其凶死

周是修原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貧值元季亂奉母逃難苦行力學從游鄉先生胡渚樵以孫妻之又從國子學錄蕭執受詩徃反十餘載學成不仕洪武末始舉明經授霍丘訓導高廟召問汝年幾何對曰四十有四又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讀書爲善耳遂擢周府奉祠正建文初年有訴王府不法者官屬皆下吏是修以嘗進諫獲免改衡府紀善頃修纂翰林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衆共挫折之屹不爲動燕師旣渡江駐金川門宮中悉自焚明日是修留書其家別諸友人付以

後事晚具衣冠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爲贊繫帶上自經於尊經閣下時壬午六月十五日年四十九御史言其不順天命宜加追戮文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置不問是修內貞外和孝友忠信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明灑落而冲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之說靡所不通爲文章未嘗絺思援筆立就而雍容雅贍詞理條達稍暇著述吟哦不虛寸晷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貞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取先代近世忠節遺事輯爲一書名曰觀感錄朝夕省覽卒成其志居恒汲

汲誘導人善人有過失多爲之隱以是無少長貴賤咸樂親之性知人所薦士如梁用之劉叔毖皆知名當世初靖難兵急翰林諸人有與是修約同死義者後皆負約惟是修如其言楊東里爲立傳且贊曰是修之學雖問未純然於明綱常爲世道計必身履之而不徒託之空言豈非卓然特立者歟蓋愧服之也所著有詩小序詩集義詩譜三卷論語類編二卷廣衍太極圖一卷綱常懿範十二卷邇言四卷家訓十二卷又蒭蕘集進思集十餘卷藏於家崇禎末補謚貞毅

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性孝且敏年十五讀書寶香山晨昏定省之禮雖遠不廢嘗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馮之歸比入門引燭放之乃黑虎也學成於天文地理律曆兵刑靡不究悉尤邃性理著書五十卷發明周子通書邵子皇極之蘊洪武戊辰登進士除給事中嘗言諸王服飾逾制宜早辯太祖笑而納之遷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帝即位燕王來朝惟恭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繇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

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帝覽奏大驚袖之翌日召見榻前曰燕王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及燕師入京惟恭不往迎首以奸黨捕至抗聲不遜下之獄文皇猶憐其才使人諷之受官姚廣孝啣其素薄已力勸殺之遂不屈而死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凛然經日猶如生遂誅三族所著遺書詩文共一百卷門人購而藏之他日文皇嘗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宣德間門人黃鞠光作年譜行狀後鞠光子養正攜其小像併書至京求

傳侍講安福劉球爲作傳且以忠貞私謚之崇禎末
補謚忠貞

程本立字原道浙江崇德人少有大志讀書不事章句與海鹽沈壽康友善壽康執手告曰世之學者爭務科舉以經學爲名而無實吾所不取子之質近厚年且富當志於聖賢之學自是篤志修撿聞金華朱震亨兄弟得考亭正傳於許文懿公之門乃往從學寓金華最久造詣益深更從同邑鮑恂貝瓊游資其開發洪武丙辰舉明經秀才擢秦府引禮舍人改周府晉長史丁卯從王來朝坐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

長官司吏目畱家大梁從一僕之任會死可伐媥誘
百蠻爲逆遂單騎入其巢諭降之是冬諸蠻復變西
平侯沐恩布政使張紞其屬以兵事徧行各縣且撫
且禦遏民飢處即便宜賑濟歷勞九載邊方晏然戊
寅建文帝立用薦徵入翰林預修高廟實錄尋擢僉
都御史作御史箴以自勵俸入外不通餽謁辛巳以
失誤陪祀改江西按察司副使未行聞燕兵入金川
門知事不競自經壬午六月十三日也越三日文皇
即位詔追奪恩典家無遺貲人皆歎曰清御史所著
有巽隱集十卷藏於家後百三十年郡人福建布政

使吳昂刻行於闔邑人相與祀之學宮

愚按革除忠臣載建文彙編者不下二百人入金陵表忠祠亦百餘人茲錄僅存其半素知學者數人非敢以此廢彼凡以為吾道增光為後儒立法云爾其間方先生不顧十族死最剛周是修拜別先師死最正程原道自經於燕師入京之頃死最烈王原采卓惟寅死雖不同而各從容引罪死最忠皆所謂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嗚呼謂非君子人與其方氏門人之死而有傳者附列一二又以徵師友授受之符焉或問他人不以學名而能死節者何如曰吾夫子固言之矣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蓋志士得之至性仁人繇學而熟成功則一未可以優劣論也第吾人不僅為一節之死不可為卒然之死即守死而或未必善其道然則求其生死盡道者所貴豈不在學也與

胡子昭字仲常原名志高雲南大足人性方介富經術遠遊漢中從方遜志先生學蜀獻王知其賢賦詩

贈之以明經儒士薦為榮縣訓導建文初擢翰林檢討轉山東按察僉事與叅政鐵鉉等誓死守濟南力禦燕兵出奇計擊走之軍聲大振以功晉刑部左侍郎壬午九月坐奸黨死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褁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母年八十餘及子五人皆謫戍正德中巡按御史熊相立祠祀之濟南人作七忠祠位次第三崇禎末補謚介愍

林嘉猷原名昇以字行浙江寧海人與同邑鄭智行六千里至漢中求正學先生師焉方氏之門四方學者至無虛日而正學獨以得二子為喜相勗以進於

聖賢之道曰臣我不及者二子也洪武丙子嘉猷以儒士校文四川蜀獻王聞其賢與智同名至成都薦爲府僚訝其名字不相符爲更名艮顯建文初辟嘉猷入史館爲編修智爲監察御史而嘉猷累遷陝西按察僉事用忠節化民燕府嘗名入居處最久得二郡王[illegible]情素傾世子以告正學於是上遣錦衣千戶張安持書諭燕許世子王燕燕內使王儼引見世子計且得行世子竟先發事遂洩壬午六月內難平坐方黨逮至京大慟謂僚友曰大丈夫見義勇爲九月中遇害智字叔貞力學好古工文詞友嘉猷而師正

學以賢良舉當官吏事精敏持法不阿至是亦論死

初嘉猷事邑人王琦琦坐累家徙雲南姻族無一人顧恤者獨徒步千里追送贈遺涕泣訣別人高其誼卒死方氏之禍蓋始終義士也

俞貞木初名楨以字行別字有立南直吳縣人祖石澗翁琰元末老儒邃易學著書百卷貞木少聰敏善屬文年十五篤志問學欲以力追古人既冠念學業未成弗肯娶從永嘉陳公麟受易多所開悟及陳公卒慈谿不遠千里復往卒業值元季兵亂始辭歸杜門不出研精雒閩探奧義文居閒十餘年覩天下榮

利泊如也洪武中始以薦授樂昌令尋丁父憂服闋改都昌令甫下車即捐俸倡修周元公朱文公祠因以禮教其民翕然從化未幾政舉惠行郡將上其績於朝丁母憂歸以親族犯法例弗起遂息交絕游屏棄世故間作爲詩文以陶寫性情夙秉誠確之資潛心爲己之學故其與人處雖甚和易而中峭厲不可犯晚節益樂恬靜安陸姚善來守蘇郡折節下士數延致於庠行乞言禮值靖難兵下勸善舉兵勤王文皇既立被逮至京以疾卒有遺集藏於家

雒閩源流錄卷二　終